

17.12

鄂西文史資料

鄂西解放紀念專輯之一

第六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鄂西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88

主 编：白元龙
编 辑：江一舟
熊泰宇
税世惠
封面题字：密加凡
封面设计：雷世畔

鄂西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主办单位：政协鄂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 刷：恩施市印刷厂
书刊编号：(1988鄂刊)字第113号
日 期：1988年9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 本：184×130 32开本160千字
印 数：1—2000册
印 刷 费：2.30元

前 言

州政协副主席 余建方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精神的热潮中，迎来了鄂西解放三十九周年和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五周年。《鄂西文史资料》第六辑的出版，就是向这两个纪念日献出的微薄礼物。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我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一、二师在四野战军第五十军、四十七军、四十二军和二野战军第十一军的配合下，打响了以解放恩施为目标的鄂西南战役。追奔逐北，犹如风卷残云。结果仅用十多天的时间就解放了鄂西全境，使鄂西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鄂西人民获得了新生，也为我解放大军进攻我国大西南开辟了通道。

今天，正当我州各族人民沿着改革、开放、搞活的路子为建设繁荣、富裕、文明、先进的自治州而奋斗的时候，人们回顾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那段艰苦岁月，怀念革命前辈为解放鄂西，接管鄂西，开创新鄂西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立下的丰功伟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鄂西文史资料》第六辑共搜集刊登了三十一篇文章，计一十四万六千余字。其中除“大事记”和“季鹤林组建‘建始县政府’始末”两篇系作者在广泛调查、走访、考证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外，下余二十九篇均系作者本人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特别是主要当事人亲自撰写的史料，价值更

可贵，事迹亲切感人，翔实具体，可歌可泣。

这些激荡胸怀的史实，是十分珍贵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生动教材。阅读它，会使人们更加珍惜革命前辈开创的业绩，从而热爱鄂西，建设鄂西，激励未来。

本辑资料今天与广大读者见面，是与所有为本刊积极撰稿审稿的老同志、老朋友的辛劳，州、市县党史和方志部门以及政协系统的同志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借此，谨向所有支持我们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写于1988年7月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烈士纪念碑”在恩施县体育场落成后，当时的中共恩施地委和军分区领导在此合影纪念。

彭天琦（后右），王定烈（前中），密加凡（后左），王用予（前左），肖健（前右）。



这是恩施军分区党委于1950年12月下旬在恩施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合影纪念。

左起站着的第一位是当时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同志。

× × ×

× × ×

× × ×

以上四张照片，均由王定烈同志珍藏提供，州党史办转敝刊使用。

目 录

前言	余建方
几位老同志回忆解放鄂西南	
——采访记录	白元龙、江一舟、郭一凡整理… (1)
解放鄂西南战斗纪事	
王定烈	(11)
解放鄂西时的片断回忆	徐达三 (21)
参加解放鄂西的战斗回忆	余荣秀 (28)
独一师解放巴东江北	陈睦登 (34)
敌师长冯心斋就擒	黄占兴 (44)
回忆恩施山城解放的前后	张树林 (48)
接收建始县南三区的回忆	臧家祺 (57)
建始县解放初期的几项主要工作	华洁之 (62)
受命回乡做策反工作	文光 (69)
随军进入鄂西和在解放初期的日子里	郭一凡 (74)
来凤解放纪实	张光栋 梅德安 (80)
恩施解放前后的见闻录	赖家荫 (88)
协丰商店给解放军借粮	朱继周 (92)
我在鄂西南溃败的经过	
宋希濂	(93)
从就任湖北省主席到鄂西解放	<u>朱鼎卿</u> (121)
恩施解放前夕的湖北省政府	王炎森 (143)
省府西迁恩施前后的应变部署	孙麟祥 (157)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概况	袁声发	(162)
记朱怀冰龙山之行	王华山	(167)
湖北绥靖总部反共行动总队始末	刘煊卿	(172)
随宋希濂溃逃见闻拾零	许开元	(177)
大军压境 县长逃命	沈世寿	(181)
季鹤林组建“建始县政府”的始末	杨季	(184)
解放前夕的恩施高中	刘厚章	(189)
花坪起义始末	朱超群	(202)
迷途知返 弃暗投明 ——记张逵率部投诚	张志坚	(208)
刘天培的发迹及其投诚前后	本刊编辑室	(213)
张嗣臣率部投诚的经过	张义修	(221)
朱冠军投诚纪实	乐杰	(228)
鄂西解放前后大事纪要	本刊编辑室	(234)
编后语	编者	(245)

几位老同志回忆解放鄂西南

——采访记录——

(均经本人审阅并作了修改)

为搜集鄂西解放时期的历史资料，受州政协委托，我们一行三人专程往北京拜访了当年率部解放鄂西南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恩施军分区政委兼中共恩施地委书记李人林同志、司令员王定烈同志、中共恩施地委组织部长(后任地委书记)李蔺田同志、中共恩施县委首任书记(后任地委书记)王英先同志、中共宣恩县委首任书记夏夔同志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原四团政委)肖健同志。李人林同志热情支持我们的采访工作，于五月三日亲自邀请李蔺田、肖健、夏夔等同志在他家里聚会与我们座谈。王定烈同志和王英先同志因为我们先已分别拜访交谈过了，且都另有回忆文章，故未再邀请参加座谈。

天地转，岁月流，英雄白了头。当年率部解放鄂西的领导同志而今已是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他们精神矍铄，十分健谈。座谈从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除了李人林同志和夫人邓启群同志盛情款待的午餐时间外，一直没有休息。我们深恐老首长们过于劳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辞了。这几位曾在鄂西南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的谈话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摘要整理如下。

李人林同志回忆说：

解放鄂西，进军大西南，这事在1949年4月中原局开封会议上就定了的。当时我是独立一师师长。武汉解放后，先念同志给我讲，要我去独二师当政委兼恩施地委书记，叫我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还说，要进军大西南必须先解放恩施。解放恩施的任务既然交给了我们，我们就要从敌人手里解放恩施，不要从友军手中接管恩施。我就以此动员和组织力量，加紧训练部队。至于干部配备，哪些人到哪个县，谁当县长，谁当书记，这是在从武汉到宜昌的过程中逐步定下来的。还考虑到，占领恩施后，各县也还得配备武装。但主要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如何打好解放恩施这一仗。

解放恩施的部队有50军、47军、独一师和我们独二师。我与王定烈同志商量：要尽量自己解放恩施，顾全大局，自己搞好点。47军在解放宜昌后，沿长江而上，经巫山夔府入川，未到恩施。我们独二师比50军先行三天，十一月三日，我师四、八团在巴东娃娃寨与敌124军60师接触，经过三小时战斗，占领敌阵地，当晚打到野三关。次日，我独一、二师在建始龙潭坪会合，经建始向恩施挺进。建始县城是独一师占领的，他们住宿休息了，我们未停，只吃顿饭就走了，主要是要抢先解放恩施，占领恩施，尽快解放恩施地区全境。守恩施的敌人是一个军，还有清江作屏障。但敌人是兵败如山倒。我们采取突然袭击，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有那么快。我们到了恩施，大部敌人跑了，只俘虏一千多人。鄂西南战役指挥所王宏坤、张才干同志发来电报说，

敌人是一个军，叫我们一、二师等待 50 军配合。我们回答说：我们已经占领了恩施。占领恩施后，要迅速展开工作，我留恩施，由王定烈同志带两个团继续向南追击，在宣恩、咸丰又俘敌七千多人，随即解放了鄂西全境。总共只用了十多天时间。解放恩施这一仗打得顺利，主要是当时的大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其次是我们有充分准备，行动神速，战术上是穿插包围，猛打猛追，以少胜多。

抓统战工作。一解放，很多事要人去做，我们干部很少，要抓统战工作，充分利用旧人员，乡保人员都利用。公开宣布，要他们照常工作，维持秩序，搜缴枪支，筹粮支前，戴罪立功。这几条起的作用不小。利用乡保人员筹集了不少的粮食，支援了过境大军。50 军有个参谋长说我们搞的粮食少了，我说：“恩施刚刚才解放两天，我们在前面打垮了敌人，就给你们筹粮，是很不容易的，你还嫌少？”我们利用旧乡保甲人员起了很大作用。搞了几个月，我们把区乡以上旧人员 400 多人调到恩施集训，我还做了他们的工作，给他们讲过几次话。当时我心里想，这些人经过教育改造，有的可以给工作，有的放他回去，真正非杀不可的交给群众处理。1947 年我们带领部队打过长江，在湘鄂西边境打游击，那时也注意团结利用乡保人员。我们说：“只要你不反抗，我们就保护你的生命财产，你何必为蒋介石卖命”，有些人听了我们的话就把枪交了。恩施解放，区乡人员跑的少，与那时的统战工作影响有关。

地方工作开展很快。恩施一解放，各县的领导班子就上去了。那时候的作风是雷厉风行，不像现在拖拖拉拉失去机会。已配备书记、县长的几个县抓得紧，大体上只用了一星期左右的时间就铺开了。过去，江南游击纵队经过的地方，

秋毫无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遵守。吃粮食、买东西给现钱，没有钱就打条子。只要有条子，我们什么时候都认帐、都兑现。对商人，我们也只要点捐款，明来明去嘛，不搞强买强卖。初到一个地方，有些人不了解我们，跑了，二次再去，他们就不跑了。江南游击纵队经过的地方，给群众留下了好印象。恩施解放后，群众欢迎，各界人士支持，地方工作很快展开，局面比较稳定，这与江南游击纵队的影响不无关系。

※ ※ ※ ※

李蔺田同志回忆说：

解放恩施是大势所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鄂西南战役是配合解放大西南战役打的，各路大军向大西南进发，恩施地区处于被包围的形势，敌人急于逃跑。正如毛主席说的，渡江后解放战争的形势，你跑步也跟不上。这是大形势。

恩施地区的历史地位，从国民党方面来讲，抗日时期是国民党的大后方，陈诚在那里经营多年，蒋介石也去过，敌人的统治势力很深，也很重视这个地方。从我方来讲，党的影响也很深很大。鹤、来、宣、咸是二方面军的根据地，有红军的影响；抗日时期，有地下党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有江南游击纵队的影响。敌人统治愈狠，百姓受苦愈深，人民迫切要求解放，欢迎解放。经济方面，鄂西南比鄂西北稍好一点，但就整个湖北来说仍然是个穷苦地方。人民穷苦，盼望解放，这是历史背景。

解放恩施的准备工作。我是随军办具体事的，我说的是干部准备工作。在宜昌集中的干部，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

湖北省准备的地方干部，其中包括五师突围掉队后在省委党校集训的；二是东北、华北南下的；三是中原大学、江汉公学的学员；四是军队下地方的。因为干部太少，所以一到恩施就开办革命干校，以后又办财经干校。在宜昌集结整训时，我记得各县的领导班子基本上是配齐了的。我指的是主要领导干部框架。

地方工作开展是比较快的。每个县配备了一定的武装。去的人不多，反抗我们的少，武装对抗的少，所以地方工作开展得快。这与我们各项政策正确分不开的。地方工作开展的快，对当时的支前、剿匪都有好处。我记得到恩施后，在天主堂召开了一次县书、县长会，汇报和总结了开辟工作的经验，对地方工作作了部署。

剿匪问题。军事上说是比较顺利的（李人林同志插话：鄂西的匪势没有湖南电影《乌龙山剿匪记》表演的那么大，因为我们用政策争取和瓦解了很大部分），主要是与川湘交界的边沿地方多花费了时间。腹地是顺利的，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几起小暴动。

地方工作中的政权建设比较慢，主要原因是干部太少。文化教育事业抓晚了点，虽然我们没有侵犯学校教育，但开学复课较迟。工商业恢复得快。农村工作方面，彭天琦来后，搞了一段减租减息，暂不土改，从地主那里搞了些粮食、实物，帮助农民渡过了春荒。

五〇年，周敬学同志（当时的专员）对鄂西的经济作过调查，他写了一本《关于鄂西经济发展的设想》，不知你们见到没有。

※ ※ ※ ※

肖 健同志回忆说：

我补充一点局部的基层的情况。

进军恩施之前，先在宜昌作准备工作。确定独二师为恩施军分区的部队，就地分散在恩施，变战斗队为工作队。因此，真正为解放恩施作全面准备的是独二师。翻开军用地图一看，恩施这个地方尽是密密麻麻的山势曲线，是大山区，军用地图都是一片黑的。因此，愿不愿意去，是个大问题、大考验，从领导到战士都要认真有一番思想准备。当时个别团、师级干部，思想也有波动。出发前，到湖北省军区开会的师干部都没回来，三个团长，两个没回来，对部队影响很大。独二师是一直在敌后打游击的部队，有人说：“我们艰苦了上十年，还要我们去艰苦！？”因此，独二师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先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只有作好了思想工作，愿意去恩施爬高山、吃大苦，才谈得上做好其他的工作。所以，八、九、十、三个舟部队上上下下主要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是二师新调来的几位领导带头，包括地委的同志如李蔺田同志等。他们愉快地接受任务，乐于参加解放恩施的战斗，且认为这是光荣的历史使命。在宜昌时，二师的领导就只李人林和王定烈同志二人，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员，他们首先起了模范作用。领导带头了头，说话就灵了。他们号召并率领部队：“打好最后一仗！解放鄂西南！解放全中国！”部队就带起来了。（李蔺田同志插话：现在叫共同的理想，那时候叫解放全中国。）对！“解放全中国”这个口号号召力很大；领导干部带头，影响

也很大。李人林同志在战争年代一直是我的领导，这次他与王定烈同志一起从独一师调来，他们带头以苦为荣，知难而进，信心十足，大大鼓舞了全师的士气，克服了少数师、团干部临阵退缩的消极影响。“领导带头”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始终如一地做到，确实不容易。直到现在，也是值得称赞和发扬的。领导带头，就是无声的命令；领导带头，就有号召力、凝聚力、吸引力。谁做到这一点，他所带的部队就有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就有战斗力。尤其在战争年代，情况千变万化，部队有了积极性、主动性就能应付一切复杂情况，战胜敌人。因此，解放恩施的任务执行得就顺利。

解放恩施这一仗，基本情况是敌众我寡，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是客观形势。我们部队数量虽少，全师六、七千人，但是处于全国解放的形势，士气很高，内部团结，意志坚定，战斗力强，又有友军配合，所以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以少胜多，加上政治攻势、政策攻心，把敌人包围了，一喊话，敌人就交枪。还有王定烈、李人林等同志大胆机智的指挥以及师、团干部的作战经验，因而全师上下敢拼敢打，敢于胜利。否则，敌人虽是大势已去，但如你不敢打、不快追，他也不会自动交枪。（李人林同志插话：占领了恩施城，我们不休息，一直向前追。）我和汪立进同志带了两个营，从宣恩追到鹤峰，只在路上打了一下，就解放了鹤峰，留下一个连给赵鹤巢同志，我们又返回恩施。“兵贵神速”，我们的军事行动出奇制胜，势如破竹，敌人方面则是退却逃跑。总的说，解放鄂西南，仗打得不少，但没有恶仗，战斗规模不小，缴获不少，但部队伤亡不大。

解放鄂西南后，稍事休整，五〇年初就开始剿匪。匪势

没有《乌龙山剿匪记》里面那样猖獗，战斗那样激烈。往往我们的部队一去，土匪就跑了，只有便衣队、手枪队才能接触到土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大部队化成小分队，驻下来，实行驻剿，发动群众。与外省邻县配合，成立了利（川）、咸（丰）、黔（江）剿匪指挥部，下半年又在来凤成立湘鄂边剿匪指挥部。军分区的剿匪工作分工由我和江贤玉同志负责，到年底就基本结束了。总的说，剿匪工作也是顺利的，既收缴了武器，清除了匪害，稳定了社会秩序，又发动了群众，宣传了政策，争取了旧保甲人员，建立了地方政权和群众组织。当时地方干部很缺，一个区里只有四、五个同志，地方工作主要靠部队去做。

※ ※ ※ ※

夏夔同志回忆说：

解放恩施，湖北省委、省军区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八月在武昌召开湖北省第一次党代会，会上明确了独二师将去恩施执行工作队任务。我们几个人和周敬学、密加凡等同志编在一个小组学习，这表明恩施地区的领导班子已有了安排。同时也明确了我将到宣恩县工作，并将宣恩县人民政府的章子交给了我。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我用那个还未上任也还没有解放的宣恩县印给我家乡（沔阳）的青年学生写介绍信，介绍他们参加湖北革大，所以印象较深。八月底九月初到了宜昌，地方干部留下学习，军队前进一部。十一团驻在火烧坪对面那个大山上，学习了个把月，主要是传达贯彻省党代会的精神，深入讨论“执行工作队任务”、“剿匪反霸”、“就地展开”、“长期打算”、“建设社会主义”等

问题。因为，八年（抗日）加三年（解放战争）的战斗生活，大都不想再进大山（到恩施）；战斗队改为工作队，要改行做地方工作，也是个思想大转折。所以，这段学习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思想准备。

组织准备，李部长（指李荫田同志）说了，在宜昌时，各县的领导班子大体都配齐了。专员也有了，就是周敬学。李人林同志原是独一师师长调到二师任政委，王定烈同志原是独一师副师长，调到二师任师长，就是准备要他们一个兼任地委书记，一个任分区司令员。领导班子基本上配齐了，严重的问题是干部缺乏，全国都缺乏。因此，军队就是工作队的思想，灌得比较深。

十月底，中央发出向大西南进军命令。鄂西南战役由湖北军区统一指挥，指挥所设在宜昌，王宏坤、张才千两位负责指挥，十一月一日进军。

政策问题也有准备。当时交持得很清楚，按中央规定的八条原封不动的执行。在地方要利用旧保甲，对敌军是政治瓦解，军事进攻与政治招降同时进行。当时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国民党是大势已去，我们以高姿态慑服敌人。支前工作就是利用旧保甲进行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也很明确，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关心群众生活。统战政策，团结了不少人。对投诚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同时广泛团结各界人士，运用召开代表会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有工作能力的安排他们工作。我说的是我在宣恩执行的情况。

镇反问题。五〇年上半年以前，杀人要经省委批准，以后杀人权下放到地委，执行上也是严肃的。听说大镇反时杀了一些人，也有原因。朝鲜战争暴发，美帝仁川登陆，国内的敌人有了变天思想，蠢蠢欲动，土匪也活跃起来了，有些